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五

列傳三十五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子光庭 光庭子稹 稹以下皆從新書增

稹子倩

倩子均

韓思彥

從新書增 子琬

劉仁軌

字正則

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

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

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

草因爲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

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

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

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於芻蕘殷后謀於版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爲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敎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

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
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爲狼
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
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與輪徐動公私交泰
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
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顯慶四年
出爲青州刺史五年太宗征遼義府欲斥以罪令仁軌監統水
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旣平
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
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

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支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敕書與仁軌曰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其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汎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

也況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兇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旣回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

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
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
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
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
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
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
援仁師旣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
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
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
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則

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以
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
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
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
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
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
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
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回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
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
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

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彫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師上

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
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
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
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勞勉之仁軌又上表曰
臣蒙陛下曲垂天降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帥材
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効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
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
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脚沈重者多勇健奮發
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問往
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

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懦弱皆報臣
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
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回
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已後征役身死更不
惜問往前渡遼海者卽得一轉勲官從顯慶五年已後
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
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卽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
老弱推背卽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苦戰勲
當時將軍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
泊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勲州縣追呼求住不

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
獨海外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勲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
唯取勲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
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
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
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
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
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
從離家已經三年在朝陽薤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
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

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
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
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
無兵馬還成一國旣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
同德兵士旣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勲
及平百濟向平壤功効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敕慰勞
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
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
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
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

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嘆伏唯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爲甲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列道總管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

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仍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

仍

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厯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俱江道總管副司空李

勦討平高麗總章二年軍回以疾辭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爲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元抑之由是與敬元不協仁軌知敬元素非邊將才冀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

守事非敬元莫可高宗遽命敬元代之敬元至洮河軍尋爲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爲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資璽書往京慰諭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表辭衰疾

怪望旣多徊徨失據又云吕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
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
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
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在朝舊德遐邇具瞻
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
從新令改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十
四

新書八十五

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

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
百戶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
改布衣之舊

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辭以

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耶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

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爲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卽位以仁軌春官舊僚追贈太尉濬子冕

新書名冕

開元中爲祕書省少監

給事中

表請爲

仁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爲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勩無所聞

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疋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甌山縣

公兄弟篤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官遂棄
官歸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
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爲泚江
道大總管以處俊爲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
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糲乃潛簡精銳擊敗
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
臺三品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
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
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
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

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太寬荆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

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
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
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
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
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
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於位人之攸暨
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
高明柔克沈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
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
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養老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

婆羅門僧那羅爾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唯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

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眉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

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唯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事史臣宜載處俊乃表左右史李仁實欲剛整僞辭會

仁實死而止

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

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諱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爲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

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唯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爲侍

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侍中平恩公許圜師卽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處俊遷太子少保開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舍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

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旣云亡深可傷惜卽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旣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倘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

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言

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

焚焚屍體處俊亦坐斲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

字守約

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

州刺史瑯琊郡公祖定高

隋書裴仁基傳無高字

馮翊郡守襲封

瑯琊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宏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三年大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无忌尚書左僕

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
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
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
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
敬元馬載爲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爲裴
李時稱裴馬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
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

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
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
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

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匭延都支及李遮匭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元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卽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

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遊敎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

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
虜遮匐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
匐行人令先往曉諭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
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
匐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
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
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
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卽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
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

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衆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反爲所敗於是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

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
崗將士皆以土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
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
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
數僞可汗泥熱匍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
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行儉旣回阿史那伏念
又僞稱可汗與溫傳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
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令
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
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

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軍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總管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爲子營逼逐又磧北回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勲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

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

新書宰相世系表作憲

特詔令皇太子

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卽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克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通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

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勣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
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
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
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党
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
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行儉嘗令醫人
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敕
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
委所親招判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

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
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
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
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馳馬稱是
並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
爲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爲太尉

光庭

字連城

早孤母庠狄氏則天時召入官甚見親待光

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
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衛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
轉兵部郎中光庭沈靜少言寡於交遊旣歷清要時人

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於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贊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

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年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
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回拜侍中兼吏部
侍郎又加宏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
軌各一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
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
又以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等令
直宏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光庭等
依左氏之體爲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
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爲金德者中書

令蕭嵩奏請集百僚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

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爲定乃下詔停

百僚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

平男尋卒年五十八

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

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

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

爭權不協及爲吏部奏用循資格

初吏部求人不可以資考爲限所弊拔惟其

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事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無

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

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

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

所引進者盡出爲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

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

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諡以其

用循資格非弊勸之道建議諡爲克新書時人以爲希

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諡曰忠獻新書仍令中書令

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諡爲非論之曰春秋

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

賞也爰至漢魏則祔之印綬寵被寵少唯德是褒豈虛

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

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虛實爲一貫矣裴光庭以

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

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

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

之甚哉蓋名器假人其賢之所恠也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

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元宗改容

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

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

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

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為度支郎

中卒諡曰節子均字君齊以明經為諸暨尉數從使府

辟硜硜以才顯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

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

縣男遷累贈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

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

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

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

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

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汙

台輔乃止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旨唱授
案送印皆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庭
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
郇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
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遊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
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宏文館仗內供奉巡察
劔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
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屬

大饑開倉賑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詆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
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
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
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
沒富貴主何事耶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
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
譖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
釋其冤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闕月自免去
放迹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

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兇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疋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元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已爲文昌左丞子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

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觴曰
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
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
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
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
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
疏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
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
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維以皇

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謬譌趨勢者進守道者退階
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
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
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
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
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爲
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
弊何由變淳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
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
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棋爲善

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省事事息則巧不生聖
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邱令尹元貞
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南
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
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
言官木槿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
太宗曰善今和市專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
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
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
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

至失業往家藏鎰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才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人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縑非時於是穀賤絹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

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說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憑衆怙力狶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樂城饒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

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諛有涉陳壽
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
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五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列傳三十六

唐臨

兄皎

皎子之奇

臨孫紹

張文瓘

兄文琮

文琮子錫

文琮從弟文收

徐有功

唐臨

字本德

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

關中伯父令則開皇末爲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
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
軍獻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
鎧曹參軍宮殿字誤廢出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
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

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

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

名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

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

道彥等申理冤繫三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

弔喪令家童歸家取白衫家童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

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

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

藥宜卽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高宗卽位檢

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
數臨對詔稱旨帝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
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
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
焉高宗又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
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旣非冤
濫所以絕意耳帝嘆息良久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乃自
述其考曰形如死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
灰心若鐵石云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賊事發制付羣官集議及
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

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恤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
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叙
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
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流死輕者請除名
以齡之受委大藩賊罪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旣
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
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
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
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旣許

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高宗從其
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
夫復歷兵部度支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初來濟謫台
普州臨奏許禪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禪與
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嘗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
所私督其坐事貶爲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
過坐免官
記二卷大行於世

兄皎武德初爲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
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
時漸太平選人稍衆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
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子之奇調

露中爲給事中坐嘗爲章懷太子僚屬徙邊文明元年
起爲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

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爲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
庶人上言自如主及命婦宮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
制許之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爲軍容昔黃帝
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桐鼓曲有靈夔吼鵬鸚爭石墜
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
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唯有宮懸
本無案據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
能接於閭閻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唯有闔扇方扇

絳帳錦鄣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
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
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
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敕各依常典疏奏不納紹
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希旨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
爭以爲不可又則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人武三
思及子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與昭
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時雖皆
不從深爲議者所美睿宗卽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

給事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纛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敕遂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有敕罷邈官遂填廢終其身

張文瓘

字稚圭

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

英國公李勣爲長史深禮之

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

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尤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累遷水部員

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

遂出爲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

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遂與勣同爲宰相

兼知左史事時

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厩馬有萬匹倉庫漸虛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旣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厩馬數千匹賜文瓘繒錦百段咸亨三年官

名復舊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

新書

庶子俄遷大理

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高宗甚委之或時臥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其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爲吐蕃犯邊兵

屯寇境新羅雖未卽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

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初

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止衆乃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其

經事孝敬皇帝特敕陪葬恭陵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

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

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張家及韋溫

等被誅之際涉爲亂兵所殺

兄文琮貞觀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爲政清

簡百姓安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

緝百疋徵拜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
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爲建州刺史州
境素尚淫祝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
爲農唯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旣闕風俗何觀近年已
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
於是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子戢官至江州刺史摛喪

儀纂要七卷行於時

戢弟錫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
姊子李嶠知政事錫拜官而嶠罷相出爲國子祭酒舅

錫相代爲相時人榮之

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

錫與鄭果俱知

天官選事坐贓則天將斬之以徇臨刑而特赦之

時蘇味道

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旣而流循州

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

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書裴談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

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更博採羣言及歷代沿革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制禮

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採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燕樂奏之管絃爲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遷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

名宏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

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

遷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

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必斥罰之

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

刑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宏義等構陷無辜

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

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

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

爭之彌切

時博州刺史瑯琊王沖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

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預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問有司議餘慶更承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

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應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等赦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首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應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巖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卽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尋轉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

秋官員外郎轉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

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

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

以官佇申來效俊臣張知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
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
逆告張知憲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奏曰
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爲臣雖當嫉
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
褒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爲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吉
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
周興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面欺
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
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久之起

爲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

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

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論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資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有詔五品以上議可

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甌使愆失其略

曰陛下卽位以來海內職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

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

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媿憚又往屬唐朝

季年時多逆節鞠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遠

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鞠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
卽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卽付法斷罪亦奪祿貶
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
令擁塞有理不爲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臣昔
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
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驚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敕
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
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
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
坐斬

子希城
訟寃

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

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
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
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
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宏其德則
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
名爲庶人尋起爲左新書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與皇
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
之或曰彼嘗陷君以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
忿我所守者公法有功謂所親曰今身爲大理人命所
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
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

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

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新書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

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

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

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等性唯

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

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

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旣歿

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可贈越州刺史新書越州都督

仍遣使就家弔祭賜物百段會昌中追諡忠正授一子官今上

踐祚竇孝謀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于倫

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王府

司馬卒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

下無冤人然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

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後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

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死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

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

公當雷震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新書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

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

挫虐炤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皋陶爲士昌言誠敕

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冤不可復聖王所以

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
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羣邪持
平不撓此所以爲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城讓
爵酬恩可知遺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
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列傳三十七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子瓘

璆

孝敬皇帝宏

裴居道

章懷太子賢

子守禮 守禮子承宏

承宗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皇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宏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

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
宮僚於宏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
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爲
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羣臣在位於是徧舞盡日而
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爲陳王永徽元年拜雍州
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爲皇
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
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无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
請立忠爲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爲皇太子大赦天

下五品已上子爲父後者賜勲一級六年加元服制大
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
儀所生皇子宏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
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旣
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肩夙聞
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
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
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
元妃載誕正肩降神重光日融燿暉宜息安可以茲旁
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

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

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

美高宗從之

帝召見敬宗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知有

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泰伯不亦善乎顯慶元年廢

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三千戶物二萬段甲第

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

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

年廢為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

誣忠與東臺侍郎上官儀宦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

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明年皇太子宏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許王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遙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旣爲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主

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爲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爲葛王又改上金封爲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爲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璲七人並配流潁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爲嗣澤王先是義

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
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
初封素節子璆爲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王貞公主
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胄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
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爲嗣澤王拜率
更令子德嗣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爲
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
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
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

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爲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
遞相譖毀六年則天立爲皇后後淑妃竟爲則天所譖
毀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
下敕曰素節旣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
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辭多不載時王
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
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
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新書儀鳳三年轉岳
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
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

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
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
宗卽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
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
爲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瓊璆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
州神龍初封瓊爲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以紹
越王貞之後璆爲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
官至右監門將軍卒子隨封瓊開元十一年爲衛尉卿
薨國公以弟璆繼之遽譴瓊爲岳州
別駕於是下詔絕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

嗣澤王江王禕爲信安郡王嗣蜀王禕爲廣漢郡王嗣

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

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爲澧國公瑊累遷邠州刺史

祕書監守太子詹事瑊性仁厚謹愿居家雍睦朝廷重

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瑊晚有子命璆子益爲

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郡王十四

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璆初爲嗣澤王降爲郢國公

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

初張九齡撰龍

池頌刊石興慶宮宗子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璆爲頌建華萼樓北

遷宗正卿光祿卿殿

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璆兄弟聰

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闈者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

三子謙郢國公梓州刺史

與汝南郡公璆弟欽古封巴國公子黃嗣

孝敬皇帝宏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六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宏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誠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

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真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
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
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
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
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
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
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
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二萬段
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
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

時有敕征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卽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儼若不給儼及不因戰亡卽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今總沒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

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
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
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
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
成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
令出降武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
貧人詔並許之又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
妃所司奏以白鴈爲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
獲朱鴈遂爲樂府今獲白鴈得爲婚贄彼禮但成謠頌
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

禮畢曲赦岐州

裴氏甚

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

帝嘗語侍臣宏

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後將聘志宏奏請數拂旨

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

遇

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宏生知誕質惟幾毓性

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
琰圭在手沈瘵嬰身顧唯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
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腴理微和將遜於位而宏天資仁
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欬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
億兆攸繫方從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
周文至愛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遽永訣於千古天
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諡者行之迹

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爲
孝敬皇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
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爲制馭德
紀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
萬姓厭役呼嗟滿道遂亂投輓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
中新書永昌初制令楚王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於太廟
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爲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
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
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
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

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
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旣在洛
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
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
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
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
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諡孝敬
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
觀中爲尚書左丞居道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

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
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
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
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
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
暫經領覽遂卽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
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
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
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

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敕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旣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壺奧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納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

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
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爲則天所任
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
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
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
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
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
智周與法官推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乃
廢賢爲庶人幽於別所

帝素愛賢薄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

焚甲天津橋貶大安普州刺史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
流納言於振州坐徙者十餘人

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邱神勣往巴州檢校
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

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豐州刺史追封賢爲雍
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

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諡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

義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

徙義豐

尋被誅

先天中追封莒王

守

義文明年封犍爲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

新書桂陽

郡王

病卒

先天中追封畢王

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

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絕人朝謁諸武贊

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郎睿宗諸子五人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

改司議郎

神龍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禮光祿卿

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號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時寧申岐薛邠同爲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弋獵伎樂飲謔而已九年

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以外枝爲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諸王因內譏言之以爲歡笑時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懋陽涉旬守禮曰卽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被敕杖數頓見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卽沉悶欲晴卽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霑襟元宗亦憫然二十九年

薨年七十餘贈太尉

子承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

坐交非其人貶房州別駕

歷祕書員外

監又爲宗正卿同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輿幸陝蕃渾之衆入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爲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放號州

新書華州

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更令同正員

嗣邠王承家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回紇和親因納其女爲妃冊爲毗佐公主回紇著勲承家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

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韋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宮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

孫開府置官屬

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彛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

封王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耶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彛等請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庥初以太孫留守京師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郡王大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旣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卽位追贈皇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

葬仍號其墓爲陵焉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厯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爲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

新書合州均二州

州司

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怏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元萬物霑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

輕重咸赦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
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
念豈不愍臣惻惶伏望捨臣罪愆許臣朝謁儻得一仰
雲陛再覩聖顏雖沒九泉實爲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
心表奏不報及韋庶人臨朝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
恩薛思簡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

睿宗卽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
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
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
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

落遣人襲殺留守卽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

可圖也初景龍二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

便道詣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

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溫王重茂爲皇

太弟制稱中元克復元年自署爲左丞相以靈均爲右丞相大將軍知出征事重

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

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洩其謀

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舍駙

馬裴與家洛陽令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

候與重福驚遽出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

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交通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

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繫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泊天有成命集於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僚屬任隆刺舉冀其悛改以怙恩榮而誑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卽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於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於懷昔劉長旣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唯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厯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

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

年秋立爲皇太子

以太后喪殺冊禮詔在藩食封歲納東宮給事中盧粲上言太子與列國

同入封不可爲法詔罷之

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

俄以祕書監楊璲太常卿武崇訓並爲太子賓客璲等皆主壻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爲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爲王自立爲皇太女重俊不勝憤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

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狐禕之
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
三思及崇訓於其弟并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大
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趣蕭章門斬
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
素與三思姦通扣閣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
元武門樓宰相楊再思蘇瓌李嶠及宗楚客紀處訥統兵二千餘人守太極殿召左羽林
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
而多祚等兵至欲奪元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
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

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
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
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其屬百餘騎趣肅章門奔終

南山

欲奔突厥

帝令長上果毅趙師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

郭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日暮憇林下
爲左右所殺制令梟首於朝又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
思崇訓屍柩睿宗卽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
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
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
顧鉄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兇咸服十

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紓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
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
俊被害官府僚屬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重
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爲
平興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
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
和縣令宗暉天寶中爲衛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鉞反宗
暉以賣宅與鉞貶涪州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
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
親愛恩顧轉隆太常員外卿卒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厯三年封北海王神龍
初進封溫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遙領并州大都督未出
閣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爲帝而自臨朝稱
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避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別所景雲
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
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諡曰殤皇帝葬
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
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爲武后所斃者四
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況燕澤

素節異腹之脗平覆載胡心產茲鳩毒悲夫孝和母鬻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支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曰申生翻爲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凶母畏明取樂於身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七